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畏齋集卷五六

詳校官中書臣徐志晉

侍讀臣孫球覆勘

謄錄貢生臣黄琮

謄錄監生臣單可垚

畏齋集卷五

元 程端禮 撰

記

弋陽縣新修藍山書院記

藍山書院殿堂卑陋弗稱且壞至元二年秋憲使暢公按臨郡守秦公適至顧瞻咨嗟命縣令牟公撤而新之公承命惟謹即捐俸為倡諸儒協助掄材鳩工越三月大成殿成又一月明倫堂成公尋代去山長許公至門

廡齋庭夾室濯纓亭之未修者建倡勸率悉力修之塗丹雘甃磚石繪先聖先師十哲從祀像器用悉備内外完美宏敞而藍山張先生孫某某亦捐資建先賢祠又以富春園地十畝有奇歸於院以歲租入供祀事而某奉祠焉始是年九月至六年十月畢工邑之士人咸曰弗紀成績來者罔勸使來請記余辭不得命謹按書院乃藍山先生講學之地先生名卿弼字希契宋咸淳間登進士第官至太學博士革命隱居邑之水南以經行

師表一郡門人楊應桂申益童建書院前至元十七年提刑簽事王公勉勵作成設山長來學之士日盛而先生之後擢高第者至今不絕書院為田若干畝地若干畝山若干畝租米若干石錢若干緡余謂自後世所教與所賓興者一非先王三物之舊州縣學之設雖或如前日之盛有司所以勸勉督程者不過趣其文詞之工以要人爵故所得之士不惟德業無以追配古昔之萬一而離道失望者往往有之故前代志道之士寧棄舉

業確守師說與其同志講學於宴閒之地以自脫於有司程督之外此書院之所由建也其後書院益多士之有志者少其所習者或無異乎州縣之所工此識者之所深歎也洪惟國朝自許文正公以朱子學光輔世祖皇帝肇開文運百年之間天下學者皆知尊朱子所注之經以上遡孔孟其功大矣貢舉之制又用朱子私議明經主程朱說兼用古注疏經義不拘格律蓋欲學者讀經有沈潛自得之實其所作經義能條舉程朱與注

疏之說辯漢儒傳注之得失一洗宋末反覆虛演文妖經賊之獘俾經術理學舉業合一以便志道之士豈漢唐宋科目所能䀼其萬一士之學於今日者豈非幸與惜乎賔興有制而學校法未立故其所教所學不過隨其學官之所知所能故猶不免於前日之涉獵剽竊而無沉潜自得之實所試經義固守反覆虛演之舊格而試官不能推本設科之深意以救末流之獘嗚呼自孔子作經已以讀書為教儻以見小欲速務外為人之心

讀之此乃儒之君子小人所由以分可不屢省而深戒之哉竊謂方今惟宜以朱子白鹿洞學規正其宏綱以所訂程董學校有其節目又以輔氏所稡讀書法六條確守而不遺其一焉則庶乎學校有造士之實有以上裨賔興之制志道之士無擇乎學院而皆可以為藏修游息之所矣余既為書其興修之歲月因叙古今學校之得失乃以朱子讀書之法為學者勸年公名某字某蜀人為邑多善政許公名某字某番昜人是年十一月

甲子鄞程端禮記

三一堂記

咸平李侯希仁以三一名堂蓋有取於漢馬季良忠經之言也客有問於余曰經謂一其心為忠者何曰一者心純乎理而不雜不息之名一其心斯忠矣曰謂一於其身一於其家一於其國三一為忠之始中終者何曰猶大學言欲治國先齊家欲齊家先修身也曰謂身一家一國一者何曰猶言身修家齊國治也曰謂百禄至

六情和萬人理者何曰此言三一之效身一而意誠心正身修則動罔不吉而百禄至家一而孝弟慈則三者親而六情和國一而興仁興讓則萬人理也曰三一之有合於大學者然矣忠之所為一而能一其三者何曰孔子曰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是則忠即一而貫即恕也夫既事事物物皆此一之貫雖謂之萬一可也經言三一者亦特舉其切近而大者言之耳曰一有天地聖人學者之分者何曰道之大原

出於天至誠無息者道之體萬殊之所以一本也萬物各得其所者道之用一本之所以萬殊也天之一曰於穆不已聖人之一曰純亦不已天與聖人自然而一者也學者之一則有待於敬主一無適而后能一之者也曰然則學者可至於聖人乎曰可周子曰聖可學一為要一者無欲程子曰其要只在慎獨敬義夾持直上達天德此希聖之功也曰經又引書云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何曰此上古聖神道統相傳之要指人心危而難

安道心微而難著惟精以察之不雜形氣之私一以守之純乎義理之正則動靜云為無過不及而信能執其中也其曰執中者明隨時取中之所以得一也其不曰執一者懼其或流於子莫無權之執而非一也曰一之為德可得而詳言之乎曰一者道體之純全聖功之極致也精粹無雜者也始終無間者也該括萬物者也通古今達上下萬物之原萬事之幹也語其理則無二語其運則無息語其體則并包而無遺也魯鄒聖賢濂洛

閩湘先儒之贊之者明且盡矣奚俟余之荒陋今李侯扁三一以自警能終始惟一而日新焉則德業之崇廣也孰禦曰願記吾子所述者於堂之壁曰諾至正四年閏二月壬午甬東程端禮記

鉛山州修學記

至元四年六月辛卯暴雨三日夜水大至民居下者及黌學地高猶半壁屋歲久朽蠹前後修者徒事外飾故壞十六七知州奉議李侯顧瞻咨嗟即捐俸為倡州學

曁宗文書院諸生欣然協助得緡錢若干益以學廪鳩工市材書樓講堂兩廡齋舍儀門葢瓦易木築墻甃道從祀鄉賢奉祠嚴整貢士費君剛中獨新櫺星門内外完美朝散王侯繼之益以興學為務州長瑚繂承務通守布達錫哩承務張侯承務判官鄂瑪岱從仕贊助之始是年七月壬子至六年十月乙未畢工端禮倚席兹學日以朱子讀書法嚴督諸生以求實效侯即歲首遍勸鄉社令秀士入學朔望親為講試咸知自奮方議修

學水適壞因致力遂成州之士咸曰弗紀侯績來者罔勸而屬筆於余竊謂鉛山乃朱子與諸賢講道之地其記學之碑有曰學者日用起居飲食之間旣無事而非學於其羣居藏修游息之地亦無學而非事其警後學者至矣盡矣抑又謂讀書雖為所學之事之一亦惟讀書有自得之實則所學事事有得矣李侯名榮祖字茂先廣平肥鄉人王侯名元綱字彥常霸州文安人又以學廩少不給經費究獘所由如導通制學令田賡租輕

者必使復額華豪户之僕佃者令親種小民以租之入彼者納此至有增復三四倍者西鄰徐氏侵入學宫墻内占佃井亭厨基架民屋者照經理官籍令其拆除歸地於學以復永平志書之舊從其撥田二十畒有竒入學歳收米十石抵租地錢取宗文佃占魚湖公留養士禁佃以絶後獘聚官書數千卷擇其要者點抹句讀以惠學者以田地山池錢穀所復之數及量租入為經費制留師生廩膳以革所養非所教之獘悉刻石垂遠他

皆類此云

棗强縣學修飾兩廡及從祀先賢像記

孔子廟遍天下其制度沿革多不同然皆所以尊崇聖人而闡明其道使君子小人有所瞻仰感化同歸於學則一而已矣是故殿庭廡門有常度容貌佩服有常儀尊罍簠簋有常數師弟子有常員祭祀有常禮苟奉天子之命司牧民之寄者必有志於其間也冀州棗强縣舊有孔子廟學在東城之隅自宋歷金壯麗宏敞而兩

廡不修從祀頽缺至正十二年其官丹珠爾衆為縣達嚕噶齊下車謁廟嘅然以興學為先務即倡出俸錢若干好事者競發私幣以相之鳩工度材葺兩廡及旁舍之圮壞者裝塑歷代先儒百六人像冠冕履舄丹青炳烺端拱列坐儼如生存然後孔子廟内外完好不失典則有以大啓士民尊敬之心深知監縣承宣朝廷文德之意翕然從事於學而不能自已也教諭龎君元德述其事以來請記夫宰百里而以禮樂為治聖人固善之矣

然在當時如子游之於武城蓋已不可多見況千載之
下哉今粟强大夫能作新學校以先官政其事雖畧而
聖人之道實係乎此禮樂之治實原乎此其功豈小補
哉麗君曰與諸生弦歌講習儀刑親炙以達聲教以淑
人心以無忘縣大夫之德其志有足尚者故為書而記
之然竊又有說焉聖賢遠矣獨其言與道存焉爾學者
誦其言求其道必當究其心而泥於跡雖學為無取也
後之君子亦有省於是也夫至正十四年十二月記

三瑞圖記

寧海縣達嚕噶齊瑞齋公涖政之二年當至順三年戊申邑東老子宫鐵棱木閟二百餘年父老相傳此木作花則歳豐夏五月有花熀然邑果有年六月邑北浮溪之陽粟秀兩岐八月邑南龍山之麓靈芝九莖生焉惟兹三瑞昭不可誣謹按宋政和間番易忠宣洪公主簿兹邑實德及民池有雙蓮木有連理而子适適産焉後以異科躋宰輔邑人以三瑞名其堂郡乘載之傳為盛

事距今二百二十餘年而三瑞復見於公宜邑之人士繪之丹青形之歌詠見之紀述而不能自已也邑人述公之政曰勸農興學也摧暴摘姦也治民無苛政横歛也律已絶苞苴請謁也猛虎為害雨暘愆期禱之而去且應也謂公之致祥者在此余謂是固得之矣而所以考引公德者猶未也洪範庶徵徵之庶草蕃廡卿士師尹庶民尊卑皆有徵中庸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説者謂感通之理亦及其力之所至而止今以三瑞徵公長

百里而瑞應皆在百里内則公之敬用五事戒慎恐懼而慎其獨者必有以為之本也公雖不自言而天固已知之矣凡其外之見於政事之善者雖皆此心之發若夫體信達順之實則在此而不在彼也余聞天人相與之際勢雖遠而應不虛使公日慎一日而侈心不生他日陞而為守漁陽之麥穎川之禾不難致又陞而居燮理之任四靈可使在郊㻔宫沼也惟在益慎以充之而已余既記公為邑致祥之美又勉其益慎以充之也於

是乎記

鏡波亭記

道廣德至建平八十里盡荒田平隴無亭榭樓驛可為遊偃眺矚之所以其民朴陋儉嗇力耕蠶勤工作不識為浮靡事有雍土之風道路過者每歎無所休其勞焉夫勞者民之所覬以逸者也而致民遊於逸者民牧之事此鏡波亭之所以作也王君起宗假令茲邑之二年八月作亭於治所之南以臨桐溪越七日亭成於是跋

涉於道者有所憩濟於溪而值風雨寒暑者有所避故咸樂斯亭之成焉君曰吾亦與客飲此以同其樂乎是時天秋霜落溪水鏡平扶桑出日微飈乍驚溶溶晶晶流光不停滉蕩衽席注射榱甍如入廣寒坐瓊臺與列僊將迎也客醉而謳孤響飛流下激弱波上薄太清又如馭飄風凌清氣相羊九霄而聆天韶之鳴也公曰是宜名曰鏡波命客程端禮誌之曰政道二嚴也和也公之始至絕苞苴謹法度正經界均賦役而民之病者與

與焉蘇矣吏之姦者厭厭焉沮矣非嚴以作其始乎教令既明綱紀既布又作亭以休其勞而與邑之士民及四方賓客飲酒言議以通上下之情而訊其得失非和以濟其終乎嚴和相濟非政之道乎自昔善政少而苛政多庸無以示繼者乎遂刻石於亭左

重修靈慈廟記

至正元年冬十月庚申重修靈慈廟成廟史述鄞人之意以事狀來曰國朝歲漕米三百萬石給京畿千艘

龍驤鯨波萬里颶風或作視天若𢧐號神求援應捷枹鼓靈光一燭易危為安捨我護國庇民廣濟福惠明著天妃其將誰頼故歲時天子遣使致祭禮秩與岳鎮海瀆等屢加封號寵賜廟額廟宇損壊官為修葺凡神之所以護國與國之所以報神可謂至矣惟是廟在鄞之東角者歲久弗葺門堂室寢木朽瓦摧像設漫漶甚非所以揭虔妥靈也慶元紹興海運千戶所朱侯奉直涖事謁廟顧瞻咨嗟念官無儲錢首捐俸為倡同僚曁市

舶官吏欣助漕户協力鳩工市材剔蠹易堅瓦石丹艭内外一新倏日程督無敢茍且雖修實建興工於至元五年夏六月越三寒暑而畢鄞之耆舊咸曰弗紀倏績來者罔勸使來請記余謂易言涉大川之占凡十三他占未嘗若兹之費辭也豈不以險莫大於涉川聖人因蓍卦之神明以先民用葢欲其視占之利否以為進止也夫大川之險不過言江河而已是猶未以大海之險言也他事可視占以為進止歲漕不可以進止言也故

前代無敢絶大海而漕者禹貢可考也當時帝都在兾東西南三面距河諸州貢賦以達河為至其曰夾右碣石者以北境之水中高不與河通故必自北海入河口耳其曰沿於江海者是時江淮未通故必沿江海入淮泗乃能達河耳未嘗海漕也其後漢唐漕河淮三河以給關中風波之惡底柱之危十失七八水陸轉卸日力有限史載其十鍾致石用石運斗其艱且阻可勝言哉欽惟國朝都燕聖謨獨斷創為海漕萬斛之舟祥飈送

帆瞬息千里不浹旬而畢至京畿非惟前代不能致今日之大利亦未聞有明神能於大險中顯效靈績助成大順若今日之昭昭也於戲茲謂之非天不可也昔越裳氏以海不揚波知中國有聖人其言益信易曰自天祐之吉無不利既曰自天祐之則其利涉之吉果有不占而孚者矣故余因紀其修廟歲月并考今昔漕運之異而識其畧如此云

重建寳梵教寺三門記

至正元年十二月己卯寳梵教寺三門成住山居朗師以縣學教諭葉君桐事狀來曰明郡之象山寳梵寺去縣東北一百三十步創於宋建隆間為東禪院治平中更今額歷四百餘年矣惟昔法智大師以至行約言闡揚教法大行於兩浙南城延慶實為祖廷故明之諸邑近郊丈室地習其教者多博辨秀異之徒若居朗師者是也師主茲山踰一紀居一日必葺木石磚瓦歳積月累邑宰穆公承務里儒學録史公德暉首為之助士民

之施財輸力者響應三門遂成翬飛宏麗壯觀玆邑師
又出衣資倡率耆舊復岸廢田百畝新修輪藏居養既
裕教法日興師之功也來請記余屢辭而請益勤余謂
吾儒之主學校者重以有司飭勵爵秩敘勸食焉而怠
其事棟宇頹圮教養日弛者十常八九聞師之風亦可
少愧矣余前二十年見師講習於延慶前堂晝夜勤苦
累年不出骨部聳異目光射人固已奇之知其他日之
能有為也嗚呼世之人材為佛老氏得者多矣宜其教

之興也余既為書其事且書所嘆以警吾徒焉至正三年三月日鄞程端禮書

元興天僖慈恩教寺記

世祖皇帝以神武一區宇治功底定期與休息因民俗嚮善求福咸歸佛氏以慈恩教法未行南方選僧任教師者三十人布江南諸路擇名山開講至元二十五年召見賜衣敦遣佛光大師德公來至天僖三十一年成宗皇帝寵錫師號有司復慮恒産之不贍爰益以旌忠

廢寺之田入之皇上即位之元年賜寺今額初吳主感舍利金像之異迎僧會立塔建寺歷代崇奉有加迨佛光師欽承明詔發揮素藴開筵集徒大闡教法慈恩宗旨口傳心悟各有所就幾四十年自朝至夕寒暑不輟清修苦行彌久益虔飲食起居咸中禮節始至頽垣壞宇穿漏將仆又能銖積餘財撤而新之千楹百堵宏敞倍昔金碧翬飛内外如一百爾所資悉皆完美較其功德為江南諸師冠即世四年宗支嗣教一道遺矩可傳

永永其嗣其迹其事來請記余以為佛氏日興以盛雖其為法善誘其亦任事者得其人也吾儒學校之教有司勉勵敦勸亦云至矣近世職教者或望月與諸生一再會演説鮮語則為盡職諸生經行皆所不問師生至未相識已代去能奮然以師道自任蓋寡豈世之曰師云者為彼得而此失之歟抑此之擇師之道未至以致然歟余為記其事因書其所感者云

著存庵田記

桐汭子有王君謂程端禮曰余夫婦之藏得卜於鎮山之陽王村之原吾子既名其屋曰著存之庵俾其知致其愛慤幸矣余承先祖父之遺户有民田若干畝官之二税田營田若干畝惟是官田磽瘠易旱易潦所入絶少而輸賦重甚每歲必以民田之入助輸官田之賦僅免門户䕋突捶楚之害念異日子孫貧富之不常民田易售而官田難除害將無窮乘今日之苟完預以其處民田若干畝撥入著存庵為户俾子孫貧不得賣永為

官田輸賦之助餘以供祀事歲使子一人掌之周乃復外以其處民田若干畝贍守墳之人及焚修之用懼其久而偷也吾子為我識之余謂父之於子既生成之而全付其家又審其利害而預為之備所以遺之者其心無窮也子之於父宜思承家之責至重繼志述事於無窮也往往苟目前以自拔其芘賴生養之本害及其身而不恤者何哉蓋以忘其身為父母之遺體也倘知致愛致愨而著存不忘乎心則知身父母而心父母矣况

若茲田之遺以避切近之害者乎凡當繼述者將無不力不死其父母在推著存之義而已矣子有曰唯唯因書以為記

碑

監抽慶元市舶右丞資德約蘇穆爾公去思碑

至正三年冬資德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右丞約蘇穆爾公監抽慶元市舶既去郡耆老述舶戶王良臣之言曰良臣等為舶戶有年監抽官之廉明革弊未見如公

者實德在人弗能忘願有所紀刻之貞石以式來者謹按國朝因唐宋於慶元泉廣建市舶司設提舉官酌古今之宜頒舶法二十有二條抽分省官親臨具有定制惟是近年或委他官選擇未精法外生弊舶户病之洪惟今上龍御内外任官惟賢惟才大綱小紀惟監成憲重熙累洽太平之功格於皇天逦二年十一月預以蕃舶回帆申命行省而我公實來惟公自員外禮部陞郎中經歷内臺侍郎禮部刑部侍御西臺郎中中書左

司尚書刑部兵部侍講集賢宣慰湖南監江浙江淮財
賦侍讀集賢廉使淮西治書南臺參政湖廣留守上都
使行宣政二十遷而右丞江浙其於國家劇繁治劇决
大議成大功何可勝舉今監抽一事未足贊公才美然
以玉雪之操金石之節久孚朝野正色率下不令而從
事無大小莫之敢欺此則非公不能也公自下車宣諭
德意撫恤海賈據法從事無所擬議不緩時刻防檢嚴
密無罅可乘宿弊盡革至若鬻賣價直矜閔孤婺尤所

盡心行之得實遴委拘鈐廵邏得僉帥朝請鄂勃哲依
公治中在朝列公素著廉節協心賛助毕事之夕乘傳
即行宜舶户之額手忻忭頌德而不忘也易曰理財正
辭禁民為非曰義惟舶人通道九夷憑國威靈必戒生
事中國所寶必截其出是曰禁非征商薄入曰與曰取
是曰正辭理財之義既詳諸法以義為利可為盡善自
非大人君子克畏四知目眩珍貨鮮不動心矧其遠涉
鯨波往以歲計疫癘不虞捐生易利期償稱貸何忍法

外攟摭而取之乎故任法任人兼在所重宜簡上心也昔唐蕃舶至廣有下碇之税有閲貨之宴犀珠磊落賂及僮僕後以孔戣之廉自右丞出鎮一切革之韓子紀其事今公亦以右丞來革慶元之弊豈偶然哉惜余筆力之不稱也既為書之且為頌詩三章俾舶人歌之以相舉棹云頌曰元德配天奄有所覆不寶遠物民康是富聖子神孫克類克承太平之功昭格天明昭格天明篤生賢才永肩一心邦基是培天子之仁矜我賈人理

財之義相臣克勤相臣克勤為德為民啓沃作霖亟秉

國鈞海不揚波越裳入貢天子萬年郊藪麟鳳

慶元路總管沙木思廸音公去思碑

皇元統御萬方薄海内外悉為郡縣郡有守守職視列

侯任至重也明為浙東大郡其陽大海逺邇方物夷商

貿遷風帆浪船萬里畢集事視他郡尤劇守是土者必

躬率以廉為治持大體寛嚴適中乃稱任至順三年沙木

思廸音公以吏部侍郎來守兹郡政成尋去郡父老狀

公遺愛來求余記曰公飲氷食蘗始終一致犀珠磊落不以動心待人寬不能令其喜怒隱惡揚善俾自遷改政先有司不急細務由是化行民安如春雨膏物而無其跡公之恵我其畧以是若夫發奸擿伏誾烏攫肉非公所務也二州四縣之長貳曁郡有司莫不用命渠陂修築田無荒蕪生聚蕃庶盜賊帖息訟諜退縮學校興舉異時富商海舶貨江浙省分遣屬官監賦事侵牟百出公用丞相命一再監之為設方畧會計悉當每歲漕

運米物十數萬斛莞倉庾者或與漕户不相謀紛然生事公出之如所納咸服其便去年夏少旱今秋淫雨公禱之皆應此又公之餘事耳田里日夕德公噫公今去矣敢忘乎哉願有紀余謂公為治弗自用以取名聲何乃得民心深有如此者昔漢太守羊續劉寬治南陽以廉以寬得民公豈非近之耶余既紀其事併為之詩俾民歌之以永其思詩曰揭揭我公始來自京有猷御事以綏則寧維兹伊何自德出之廉慎初終寬弗至瘝雨

風其時桑穀茂暢岷胥有言茲公之慶五馬高蓋蒞我
溝塍以教以戒穆穆有經我喜鼓歌歸相告語毋顛倒
爛漫以憂召父維公之賢維人俱依維馬弗可縶奈何
乎歸公而歸矣予曷弗思思而弗置我歌我詩

慶元紹興等處海運千戶朱奉直去思碑

奉直大夫朱公彦文以至元二年十一月為慶元紹興
等處海運千戶公剛毅有材畧凡職業急所先務不憚
艱險利害興除知無不為為無不力初皇慶二年冬十

月省部奏准溫台慶元每石脚價錢一十一兩五錢浙西紹興每石一十一兩葢視道逺近為差也遵行已久莫之敢易至元三年四年浙東歲歉無粮撥溫台慶運戸駕空船往浙西劉家港安泊聽運旣增逺數千里風逆則逾月不能至經涉沙渾嶕島之險修補船器工食之用費倍常運行省謂以空船至浙西為易事止依浙西脚價減除每石五錢運戸至有罄家産不足以供費者楊義等陳訴有司不為准理哀苦莫伸公為申請於

漕運都府即令馳驛赴中書省稟告公敷陳詳明宰相韙之送部下架閣庫照元定脚價全文明白咨行省下都府自此溫台慶元運户之撥裝浙西糧者得復奏准定例支給運户之困得紓公之力也今公既去人之思公不能忘使來請記余謂京畿萬户輻輳食用衆大加以六師糗糧百官禄廪所以控引東南漕運以給經費事至重也漢唐運於三河涉底柱之危險阻萬端十失七八有用斗錢運斗米之艱又官造運船欲其堅固倍

給其直以裴耀卿劉晏之智非不知其勞費蓋以事有終不可已焉耳洪惟國朝天祐神助聖謨睿斷創為海運以數百萬之粟不旬浹而畢達京畿功力之易視漢唐何啻相萬豈在減此已定脚價毫末之費哉不有我公之仁能以下情上達豈不為三路運户無窮之害是宜刻石以紀公名額森巴哈保定武遂人祖以碩學粹行教授鄉里兩徵不起父以茂異舉歷清要公以膳珍司克埒穆爾齊入仕積官至前職敦尚禮法以賞延合得

官讓其弟宗顔其官學蓋有得於家傳者如此公在職興修靈慈廟余已有記兹不書

慶元路推官胡公去思碑

至元三年夏胡公代且行教諭屠遠以事狀來曰孔子謂古之學者為已張氏以為為已者無所為而為之者也吾黨之士藏修閒暇兢兢焉日以是自省至其臨事猶或失之竊觀胡公職刑獄之繁劇其處已接物乃能嚴利義之辨整暇詳密心跡始終三年一致兹豈有所

為而然者庶幾乎為已之學矣人之稱其孝稱其廉稱其治獄之平允遠邇上下無間然也而鄞士之覿德尤詳弗能忘顧有所紀以為士之學古入官者勸公名潤祖字敬先廣平之永年人也奉母來鄞量俸入以為養雖味之兼珍而婉容愉色曲盡其歡自奉至薄人所不堪公退即杜門教子士非雅飭不交吏非謹厚不用苞苴私謁無路可通猶自視欿然日慎一日初公之來當積弊之極繫囚滿獄至淹十年或四三年公朝夕審録

不憚寒暑其所平反不可殫紀洗寃澤物之心甚於饑渴死獄必求其生而不可得乃已其或徇私變易是非至興誣謗終弗為奪亦未矜為已能也既代無以為歸公性行介潔早年由吏省部入仕以不能媚權貴恬於序遷前長永嘉郡幕亦以廉慎守法有聲余謂公之心知求事理之所以然所當然而責其身以必然而已豈他有所為哉昔萬石君家不言而躬行雖齊魯諸儒質行者皆自以為不能及如公豈多得哉今鄞士之去思

亦曰有孚惠心自有所不能已焉爾故余不敢以不文讓而紀其事且系以詩曰聖門之學曰惟為已其已伊何此心此理理為心主其善無比利善之間毫釐非是明善誠身斯已為是干譽為善雖善亦利是曰為人非已之謂侃侃胡公制行端粹親老而仕恱在養志其母日問平反今幾事待公理不數伯始清畏人知家法嚴此學古入官今見斯士遺德在鄞刻示無止

畏齋集卷六

元　程端禮　撰

跋

跋泰山圖

古人皆有讀書之地唯泰山安定徂徠三人見於圖畫者豈非以德與其功哉三人學行聞天下宋自三人者出天下學者始知有師春秋汩於傳注久矣自三人闢其曲說學春秋者始知有經宜其名與泰山相高而宗

仰之無已也嗚呼盛哉

跋陳象賢竹素園

古今藏書者多矣金匱石室朝廷之藏也壁經冢紀李世之藏也牙籤玉軸富貴之藏也朝廷之藏與國久近李世之藏與時盛衰富貴之藏徒為珍玩若歐陽子之萬卷子朱子擬之則士大夫之藏也夫窮鄉晩學無書可讀無師可質見聞褊狹識趣汚下雖良才不能有成故書不可以不藏藏不可以不博藏之博讀之博又自

博而約諸已斯可以弗畔已所貴乎士大夫藏者良以此也然而士大夫之藏常病其力無以聚之力能聚之又常病其傳之不久其身僅讀而其子若孫懵不識所以至為鼪鼠之穴窻壁甕缶覆蓋之需者衆矣余原其故身既享稽古之力位為公卿名滿天下榮其生者過盛則貽其後者無聞是皆天運乘除代謝之理雖君子或弗能免況其所為獲罪於天者哉陳君仲模亦為藏書之室其子象賢獨能守而讀之不負其所藏蓋仲模

之生隱德弗耀其藴諸已者厚而施諸世者薄宜其傳之未艾也象賢勉乎哉吾知天意之有在也

說

蘭谷說

蘭臭香見易繫辭傳春秋内傳其久固可佩見禮離騷其生隱谷見孔子琴操序白山續斷竊蘭以惑世也世之識蘭者絶少黄魯直且不免況餘子乎子朱子援本草注騷曰蘭與澤蘭相似生水傍紫莖赤節高四五尺

緑葉光澤尖長有岐陰小紫華紅白色而香是則可佩與離騷合按水出通川為谷今謂生水傍是蘭生隱谷與琴操合自朱子之說行世始識蘭矣都事石侯景元以蘭谷名齋其志於自修可知已嗟夫六經自程子朱子出一祛漢儒傳注之惑士之自修者始識至善之所在是山續斷不足以惑而人識蘭也士之為善於已所獨知之地是蘭之在谷不為無人而不芳也士之獨善必可以兼善是蘭佩焉而不芳者無有也士知為善而

已用不用不知也蘭知在谷而已佩不佩不知也蘭谷之說不既盡矣乎景元徵辭於余請以是輔其志

儒吏說

儒爲學者之稱吏則仕之名也名二而道一也儒其體吏其用也學古入官古之制也皐夔稷契伊傅周名無儒吏之名而無非儒吏之實周官九兩始曰儒曰吏亦因其得民以道與治而言之耳自李斯嚴是古非今之禁一以吏爲師儒吏雖分而道法裂蕭曹以秦吏相漢

至趙張而文法弊極矣漢非不知用儒以救之也有一董仲舒不能用所用者不過章句儒嗚呼章句儒與文法吏其弊等耳兒寬儒也能以儒術飾吏事當時稱之飾之為言不過以儒術為吏事之文飾而已若曰飾之而已雖以湯之深文舞法已能鄉上意取博士弟子補廷尉吏傳大義决大獄矣奚俟於寬哉其後薛貢韋匡之迭相終無以收儒吏之實效可勝嘆哉天開文運聖朝自許文正公得朱子之學以光輔世祖皇帝天下學

者始知讀朱子所釋之經知真儒實學之所在然則士生今日者可不自知其幸歟誠能讀其書而真修實踐焉以儒術而行吏事於從政乎何有若於此猶或以語言文字求之而無自得之實一旦見案牘之嚴密其能不疑為政之道在彼而不在此者幾希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然則儒吏果二道而有所輕重於其間哉泰山張孟周以儒生推擇為路吏余謂路吏古諸侯之士也豈輕也哉作儒吏説以贈之

順還說一首遺章生

番陽章氏子克已父令其舍刀筆而為儒學于江東精舍知自奮勵呻吟簡編夙夜勤苦比年素食身臞且病問之則曰曩嘗以身三年茹素盟于佛以禱母病令母病愈茹素未三年弗敢渝也余曰人之所以靈于物者以其能推也釋推之為義者曰順還也今爾母病而禱是孝于以動心也茹素三年是口之于味不能動而忍性也盟佛而不敢渝是畏神明而戒慎恐懼也皆其良

心之所發不謂之善不可也今學于儒而猶守是焉則未盡善也爾其資飲食以裨勤苦力所學以慰父心雖曰渝佛盟而實順遷其所謂動心忍性戒慎恐懼者耳曰順遷奈何曰順其母病而禱之心而遷以孝其親凡立身揚名以顯父母者無不為也順其茹素三年而遷以敬其身凡從欲以傷父母遺體者為終身之戒也順其盟佛而不敢渝之心遷而為暗室之不欺明理之即天獲罪之無禱福善禍淫非鬼神之得司也非使之渝

佛盟而渝其所謂動心忍性戒慎恐懼也順而遷之以至于盡云爾爾其勉之曰唯余既喜其志見今世咸知夷鬼是畏而知畏聖言以事天者少也故并書其說以遺之

王元實字說

會稽王元實名華祖字元實求余發其義以自勗昔年見元實受學余友黄君彦實亟稱元實讀書敏下筆霈然宜其所得已深顧余何言元實請不已告之曰士之

為學惟實是務而已華實之效實斯華矣華非所致力也何謂實是務古之教者小學曰恒視毋誑曰請肄簡諒曰敦行孝弟實若易然也大學曰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實又有未易言者蓋求理一之理而實之易也求分殊之理而實之難也故曰不明乎善不誠乎身於是有存養省察之功一言一行純乎天理念念相續勉勉循循自日月至焉以至三月不違賢希聖聖希天而后為極致也使有一毫人欲間之則不誠無物矣

烏能實何謂華非所致力一言之實一言之華也一行之實一行之華也得善服膺勿失孔門獨稱好學顔子之實而華也與太極合德萬世受罔極之恩孔子之實而華也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剛健篤實而輝光也故曰華非所致力也昔司馬君實天資粹美學主乎誠程子語之以窮理而不能用邵子以脚踏實地九分人許之教門人劉器之俾自不妄語始器之力行七年而始成二公勲烈名節照映史冊可傳可法此皆元實所熟

聞者第書以塞請云爾余謂塞請而裨於致力雖贅且瀆無傷也

箴

杜氏知能來請字余以叔良字之而為之箴

惟人之生形性陰陽仁義之心曰惟其良其良伊何善之本然曰知曰能一出於天始自孩提已知愛親長知敬兄義因乎仁良知良能孟氏發之謂不學慮而能而知擴而充之萬善可行火然泉達天之所命去為庶民

存則君子所謂大人以不失此衆人蚩蚩孰無是心放不知求乃獸乃禽此心未發敬以存之迨其發也敬以察之必由勉行以至安行勉勉行行聖賢是程杜氏叔良知能其名我作茲箴以朂其成

畏齋箴

恐懼修省嚴恭寅畏夙興夜寐克己復禮罔不惟畏弗畏入畏莫見乎隱十目所視莫顯乎微十手所指毋貳爾心上帝臨汝

銘

守拙齋銘

憲使高公以守拙名齋鄞程端禮為之銘曰知及仁守聖訓昭垂守拙歸田陶氏之辭拙非成德守奚取斯世降而偷巧偽日滋子當死孝求生乃虧臣當死忠求生乃隳機變無恥皆巧之為龍逢比干申生伯奇節以拙完巧者所嗤巧令木訥鮮近在茲為德為賊燕越其馳惟巧似智與知遠而惟拙非仁成仁所資拙如甯愚聖

猶取之顯允高公為時羽儀南服持憲大邦秉麾迺以守拙扁室之私實德流芳本是以推淋漓墨妙百世是貽有泚愉人視此銘詩

存心堂銘

天心孔仁篤生我人全付天心俾主人身方寸之中萬理畢備體全用大實參天地氣機所乘危動難安一刻弗存思失其官雖視雖聽弗見弗聞役於耳目私慾糾紛秦越肥瘠藩籬爾汝嗚呼不仁如病痿痺心學之傳

惟曰存存其存之方曰敬入門細微雜亂于察其放虛閒靜一于以致養天不在天於予中居凡此百體孰敢侮予番易高君世儒其醫存心名堂是警是治宜其所濟仁聲四馳我輔其志揭此銘詩

求放心齋銘

寧夏神保生治書室於家庭之内題其額曰求放心余為之銘曰馬縱而逸鷹縱而飛不逸不飛維紲與𦆀人心易縱提甚鷹馬何以制之操而勿捨操之之要念茲

敬兹酬酢萬變聖賢我師明窻之下風日清晏圖書几研頃刻無間是故學者必求放心孟氏有訓勗哉德臨

寸草心堂銘

里人齊元幼孤事母以孝稱名其堂曰寸草心余為之銘曰惟人之生得天地心守之以信發之以仁惟仁之施自孝親始堯舜克充光于四海眇彼寸草其生則同洋洋春榮偉哉化工我身如草親恩如天報天之恩何有既焉非天曷生非親曷保豈人有心不如寸草嘻伯

善父奉親肯堂徵名孟詩余銘不忘

懶懶齋銘為雍胡君質作

富貴利達舉世畢趨蟻慕蛾赴馬瘏僕痡於茲退怯懶者誰歟可求有益執鞭為己惟不可求曲肱隱几曰惟懶懶所以存存大閑不踰棲遲衡門

苦齋銘

余與汪務能讀書建德學余以朱子小人惟思甜者君子惟思苦者之語書于壁以自警務能臨別請歸以苦

名其讀書之齋而余為之銘以發其義銘曰嗟世之人匪甜無慕匪苦無惡君子反是豈曰異趣苦外無甜孰謂之苦其甜實苦甜將焉取荼甘如薺義陳于詩苓名大苦醫師所知豈惟在口耳目四肢誘我皆甜其機甚危克復之功在審于斯菜根是甘百事可為我約我樂不我淫移嗜飴如兒近憂弗思名壞行隳時去志違枯落徒悲小人之歸商苦于行千金在箱農苦于耕秋穀乃登士苦于學拂亂困横動心忍性不能乃能仁熟義

精學道大成汪氏子增齋以苦名我輔其志用揭茲銘

存存齋銘為雲巾趙去疾作

性與天道夫子罕言于易乃言成性存存惟性之成天與其全知禮畢具無異愚賢心統性情性體惟静心乘氣機存之斯正曰惟存心所以存性其方伊何在乎主敬其效伊何動静皆定無間無雜始曰存存虚閑静一細微糾紛弗謹弗養千里其奔勉强安行聖賢是分效天法地道義之門

行狀

故中奉大夫淛東道宣慰都元帥兼蘄縣翼上

萬戶府諤勒哲圖公行狀

曾祖濟古爾管領河南等路軍民扎木齊達嚕噶齊祖莽賚巴哈懷遠大將軍益都路萬戶府達嚕噶齊父扎哈岱昭武大將軍蘄縣翼上萬戶府達嚕噶齊公諱諤勒哲圖世為圖伯特氏世居燕山曾祖濟古爾平回回河西金源從祖阿穆蘭擒獲李坦父扎哈岱討黄花楊震龍

等叛亂功業益著公幼孤自知讀書稍識禮節暇日習
弓馬不樂嬉戲如老成人比長稍涉獵經史博通武經
將傳百氏之學時宗子卒無後宗族僉曰宗子死無後
若當承澤盡益年圖之公正色曰欺可乎延祐庚申欽
受符命授懷遠大將軍蘄縣翼上萬户府達嚕噶齊涖
政之初諮訪舊弊號令有條備防有法人無攘奪郡邑
安集軍民悦服奉檄鎮海口有功天子賜以金織文對
衣二襲越六年加定遠巳巳徽泰翼萬户田特爾格子安

圖與其兄珙爭襲安圖匿其符命有司不能直者十有五年省檄公覈其事公燭其奸狀詰之曰汝均庶子也襲當以長欲誣以嫡而奪之可乎遂輸服而出符命人咸服公若神明焉初倭寇來鄞防禦之官控御無度且啟肆慝焚屋廬剽玉帛民甚患之公鎮遏嚴師控制貿易持平表之以廉介懷之以恩威乃俛首讋服恭效貢輸之禮嘗中夜倭奴四十餘人擐甲操兵乘汐入港公亟訊之得變狀徵所賂上官金還之倭旋及昌國北界

擄商貨十有四掠民財百三十家渡其子女拘能舟者役之餘氓犇竄公亟駕巨艦追之進其酋長諭之曰曩不軌在律無赦聖上仁慈不忍殄殲汝敢怙終復肆蠆毒汝亟用吾命幸寛貸之稍予遅違則汝無遺類矣皆股栗戰恐願盡還所掠以贖罪公從之遂招徠其民給衣食使之保聚皆兩舉手環公拜且泣曰吾父母也其州牧徐敬率民立祠銘其德于石歲嘗旱疫民不聊生公禱雨輒應時達官有掠買其男女以歸者公要於路

讓之曰爾當閫寄政令不修民罹灾害尚忍奴人之子女乎遂盡歸其父母至元戊寅詔旨許官屬侍親公投章歸養海寇竊發商賈不能懋遷明年還躬率精鋭水陸並進浙江閩海之間擒獲甚衆漳州李志甫叛亂公統軍深入燿兵夾攻元惡授首俾脅從之民納戈甲復業者衆行軍所過秋毫無犯雖暴風疾雨卒徒莫敢避至元庚辰丁内艱是年冬十一月奉柩合葬于興和之宣平野狐嶺之原時海寇復乘隙猖獗粮艘多被殺閒

有脫歸者言賊聞小萬戶來歸莫不相顧失色禱諸神願無與遇常覘公出處為之聚散也主漕萬戶和斯嘉議聞之驚歎不已遂狀申于省部公還具舟楫利兵戈整部伍戒嚴海上遇渠魁周麻千等于韭山之南大縱追逐親飼艫卒飯使破浪疾進幾至舟覆身溺者屢直抵沉求國界及之遂全獲初浮筏下令曰凡脅從者歸吾筏歸者若干皆釋其罪凡所有金珠楮幣之物戒之曰此不利之貨勿取之悉沉於海至正癸未上遣賜上

尊旨酒金龍紫段以旌異之定海連諸蕃夷商越賈颿檣湊集為要害之地分鎮行營無次止之所公為度地僦工剏置大府譙樓營舍凡二千餘楹於是鎮治有所保障有蔽粟有高積兵有深藏士卒吏屬各有寧宇其規模可謂宏遠矣臺憲省府交章薦之于朝至正甲申拜浙東道宣慰使都元帥加中大夫兼前職臨政三月民瘼盡察百廢具舉善政畢行有若役法不能定者均之官債無以償者蠲之吏胥卒徒之濫和買和雇之害

皆懲革之行鄉飲以敦禮讓之風興水利以重民食之本朔望親臨學校勉勵奬勸事無大小罔不治七郡僚屬畏威懷德數政苛刑不禁而止風俗為之丕變公事親至孝躬扶緌輿遊戲于庭欲親之喜疾則嘗藥膝行以進殯則肩輿擗踊以前少時嘗夜讀書婢入白事輒叱去娶必三十而媵妾卒不納平居未始言無益事非談兵則論道飲酒未嘗至醉夜必三起以勞筋骨日或靜坐以銷念慮律令既嚴賞罰必信古今陳法訓練便

捷士卒整肅而有餘勇少壯者教以百工之藝凡革木金鐵器械自裁制度極于精利以裕財力每出入從者十餘人凡竹頭木屑敝屣荆棘之類必使荷以歸各適用無遺棄其謀畧機權皆不在古名將下忽遘疾踰月疾革乃撤藥物屏妻子沐浴更衣端坐瞑目而逝時猶聞忠國之言至正四年七月二日也年四十有六嗚呼公將大有為以慰民望奈何天不憖遺士夫軍民巷哭悲悼如喪父母屬邑樹碑以旌其功立祠以妥其靈或

繪像以祠者或陳詞立廟者非有德於民其何致多慕思若是耶公質氣剛正風儀峻潔德足以服人才足以幹事廉足以律已明足以燭姦是以貨財不能移其心志聲色不能悦其耳目有罪者雖親者弗釋有過者能改必録恤罷弱則愛之如子弟疾姦宄則視之如仇讐旌麾所指童叟歡呼觀者如堵奪攘矯虔者聞風消沮是以樵安于山農安于野漁安于海商賈安于市其有功于民不可勝紀歴仕二十五年始終若一日其愛國

愛民之德禦灾捍患之功淪於人心故隨處樹碑以頌之有曰不乂而威不敵而武斂不易宮農安其畝倭弗來過海亦不波油油膴膴物阜俗和者有曰公匪徒武善禦善撫國有干城民有父母者又有曰威若嚴師愛若嚴父不虐困窮不畏强禦者雖古賢哲無是過也觀其操縱出處豈庸人所可識哉娶扎拉爾氏温州路達嚕噶齊必里克圖女封范陽郡夫人子男一人衮噶喇錫女一人達爾瑪錫哩適真定翼上萬戶府達嚕噶齊僧保

子普賢努惟公之功績節行世所共知顧夫碑記銘誄不可無徵端禮居是邦知公顛末最詳謹録所聞以俟采擇萬一程端禮謹狀

墓誌銘

元故贈中順大夫兵部侍郎郭公墓誌銘

至正四年春公之長子好仁副使浙東宣慰一年德政孚于七郡人頌其美則曰玆皆先人之教好仁兢兢弗忘圖免於戾焉耳惟是墓碑未刻雖曰有待懼久而湮

以重不孝因出公行實請銘于四明程端禮辭不獲命
謹序而銘之公諱璡字某姓郭氏世為德州德平人自
高曾而上仕隱不同皆以躬行德義稱于鄉祖源當金
之季不仕以詩酒自娛考實性資剛毅齊家有法騎射
絶人當路薦于朝授懐仁鎮巡檢莅職未幾盜賊屏跡
未及遷職而卒妣賈氏公幼而頴異五六歳莊重如成
人讀書日記數百言至老手不釋卷窮理修身動遵禮
法持家應門親族鄉黨情文隆殺悉有條理時當皇元

混一之初法制尚簡仕進方開凡進取者無不如意奔競成俗公獨恬然里居優游卒歲親友或勸以干禄公笑而答曰吾知為善而已禄可干乎公事親孝朋友非德不交若志同道合久而益敬其在鄉黨平心應物人有爭競必質於公析之以理無不釋然而退尤好施與家不甚豐而急於濟人病必饋藥貧必賑粟賴以全活者甚衆諸子長而仕進家庭燕語未嘗一日不以公忠清白為訓常曰朝廷設官分職養以重禄仕者本欲榮

親若貪以敗官為辱已甚何榮之有吾平生所見多矣
凡居官倚勢作威瘠人肥已雖累家資至鉅萬而覆敗
不旋踵者皆是爾曹戒之諸子敬聽確守所至為政皆
著名實歷歷可紀由公教之之篤也至大四年三月其
日卒於正寢享年五十有八葬德州德平東北盤城長
魁鄉之原至順元年追贈奉議大夫工部郎中驍騎尉
太原縣子至元六年加贈中順大夫兵部侍郎娶李氏
淑德懿範稱于族姻初封平原縣君進封太原郡君後

公十八年而卒子男三長好仁由中書省掾累遷中順大夫浙東道宣慰副使次好義東平等處管民提舉次好禮終於承事郎山東鹽運司高家港場使令女四適趙某劉某梁某賈某皆士族孫男四繼善部譯史擇善奉訓大夫宣政運判官維善蒙古國學生餘幼孫女六長適開封院主簿閔克禮次適樞密掾史王思道次適戶部書寫李善餘在室嗚呼公讀書為明誠之學所謂為善亦曰為其理之所當為而止耳非若世之利其報

而為之也利其報而為善則其心已不誠不誠人且不可欺天可欺而責其報乎今公之子孫奕葉簪組駸駸三槐五桂之盛忠孝廉公顯聞中外善繼公志兹曰不忘而褒贈之典賁之泉壤君子行義達道隱居求志道一而非二用舍行藏曰有義命惟公道行諸身施於家以及其鄉里自任既重宜終身之樂此肯干禄而枉已

公墓我銘昭示無止

元故處士倪君墓誌銘

倪君濟亨卒以至元二年八月甲申葬其孤可明請銘

君諱天澤其先寛顯漢若水在唐有聞曾大父居正大父文珣父敬之俱隠德不仕君𠦜歲侍父自慶元定海之清泉徙居於路之子城西君天資清淑幼受父兄教知自飭厲長益温恭重厚處善循理以孝弟稱人以急難求焉者視義所宜奮然捐財力援之一不自惜重然諾踐言不後時刻讀書有才畧路府屢舉薦輒謝不就曰吾慕仲長統卜居清曠以自娛爾仕非所急也北城有

竹墅高公遺址久蕪廢公竭已貲得之因浚池築室手植花竹靚深蔚茂魚鳥翔泳如在林壑居成延高人勝士講誦觴詠日以為常篤於教子家事不以經意清溪江公宣慰浙東廉介不妄交聞君之賢為書齋扁以輔其志元統二年四月乙丑以疾卒於正寢卒之日其兄哭之曰孰敦手足之愛宗族鄉黨曰孰恤吾急士之往來者曰孰與遊而久益敬生於至元十四年六月癸酉年五十有八娶俞氏克以道相其夫內外無間言子男

七可明可伯可與可觀可行可元可端可觀為凡謚後
女二幸憐孫男仁翁孫女順改迴保遺命葬勿遠父墓
得卜於鄞縣清道鄉清灣之原在父墓左一百一十步
可明可伯持家教撫幼弟能繼其志余辱君與遊宜銘
銘曰濯清追凉釣遊鯉有志舉知慕公理去斡就或異
終始出者難工古皆是逍遥一世此其軌心迹不違誰
與比

祭文

祭友仁孫先生文

乾剛坤柔五氣異性交合成物乃正性命氣有美惡有清有濁所以哲人不繼而作惟我孫子鍾厥粹清師教不煩已見幼齡密事葩藻出入馳騁六經百家畧見要領年既志學學韓先所一悟大道乃入鈎矩其窮理也先後有節熟玩潛思隨物精察辯如懸河索如捕盜如衡之平如鑑之照其存養也敬以直内遠色疾言不少形外頭直氣肅手恭履遲造次必戒動靜弗違其克治

也改過不貳酒色貨利先絶言議乃克厥微誠之於思視聽言動惟禮是依其遊藝也禮樂書數天文地理文物制度下逮詩騷韓歐所述醫卜小道亦入其室愛敬二親隨事先意婉容愉色柔聲下氣洞洞屬屬捧盈持玉疾藥必躬過諫必熟居後母喪家貧父存勉往教授以給清溫旦具枕席夜易苫塊潛服三年聞者驚愾友愛厥弟怡怡而教有勞必分有拂弗較弟之庶母敬如己出彼亦允若乃睦一室處族必尊事長必敬待下必

慈見孤必矜友必以信切切而勉鄰必温恭無貴若賤業未及竟志未及施胡不百年命止於斯順存正斃全受而歸子之所安後生孰師智者過狂守者過狷矜文少質任俠多變中行如子實我未見昔與子交晚事師禮遽焉予棄有慣誰啓酌酒陳辭孰究予懷天地茫茫予將疇歸

祭外甥文

嗚呼為人父母孰不願男女之有家室昌熾盛大為百

世之傳哉子之賢良弱女是托謂宜偕老以成厥家何期蚤年相繼夭折前乖父母之望後缺子嗣之承豈子夫婦壽命之不長實我骨肉分薄之所致生不得以遂其愛死不得以視其終顧予何人尚在斯世嗚呼宗器河陽之役間關萬里此情何時而忘耶嗚呼媛媛吾不得而見女矣吾之期女也遠故視女如棄不如女之望我也恒在於目前自令觀之女歸寧而送我之日是乃訣别終天之年嗚呼吾實負女而又何言耶吾與女母

俱老矣吾將去此而歸女而無知吾徒抱恨而已如有知也尚當見女於黃泉嗚呼哀哉尚饗